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李新魁

自选集

大象出版社

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图书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李新魁自选集

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新魁自选集/李新魁著. - 2版. - 郑州:大象出版社,
1993.11(1999.8重印)

(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/顾问吕叔湘等)

ISBN 7-5347-1315-3

I.李… II.李… III.汉语-语言学-文集 IV.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3588 号

责任编辑 雪 鸿

封面设计 秘金通

大象出版社出版(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0.125 字数 229千字

1993年11月第1版

199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 001—3 500 册

定 价 22.4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

邮政编码 450002

电话 (0371)5957860—351

序

在我国，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。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信息的开发和利用，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，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。

我国现代语言学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，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，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。一年多以前，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。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。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。但我们认为，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，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、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。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，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，编辑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的任务。

为了把这套书编好，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。他很高兴，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。我们深知，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。正是在吕老的关怀和

指导下,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,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。经过反复权衡比较,确定了名单。他们是: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。我们深感遗憾的是,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,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,也不可能全部选入,特别是有的同志,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,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,也未能入选。还有的同志,由于其他原因,要求暂不入选。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,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,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。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。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,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,并亲自审读书稿。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,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,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。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。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,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

再 版 序

目前,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较多,而语言学著作出版似乎更难。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,是具有远见卓识的。书出版后,在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荣获提名奖,社会上也获得广泛的好评。现第一版的书已售罄,为满足读者的需要,决定再版印行。

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是在吕叔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出版的。先生对后辈关爱有加,他为每本书题写了书名。回想 1993 年《自选集》出版时,吕老手摸着书,脸上浮出欣慰的微笑。他对语言学后起之秀,寄予了多么深厚的爱,多么殷切的希望哟!吕先生于 1998 年 4 月 9 日仙逝,他的风范长留人间。《自选集》的作者之一,著名的音韵学家李新魁同志 1997 年 9 月 13 日英年早逝。我们借《自选集》再版的机会,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。

语言学是一门先行性的学科,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,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全面认识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,信息的开发和利用,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,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我国的语言学在建国后,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十年动乱中学术研究遭到了破坏。文革结束后,语言学研究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开展起来,语言学的队伍,有了新的壮大和提高。一批中年的语言学家,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,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起着骨干带头作用,学术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,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,在吕叔湘先生指

导下,选编出了这套《自选集》。我们作为参与者,认为这套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。

一、首先挑选有丰富学术成果,在当前我国语言学中发挥中坚作用,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的著作为出版对象,意在展现我国语言学的优秀成果和高水平的队伍。这套丛书的作者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等,都是在我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的佼佼者,大多蜚声海外。他们的学术成果,反映了我国当代语言学在各有关学科中已达到的水平,大致可以代表我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和地位。他们的成果不仅在海外各地出版,有的作者还多次被邀请出国讲学,他们的著作甚至被作为学生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。因此,把他们作为我国语言学界的首批代表,出版他们的选集,虽说有些管中窥豹,但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语言学的概貌。

二、作为“自选集”,有它独具的特色和作用。首先,作者选入的文章都是他们的“精品”,不是有新的发现,就是有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材料的优秀论文。自然,从总体上看,这套丛书可以说是精中选精了!其次,作者选文时,吕叔湘先生一再希望他们按照《吕叔湘自选集》那个模式操作,即除了选自己精品之外,还要求这些文章能代表自己独特的见解,能够按自己学术思想和成长发展的足迹来选文,也就是说,每位作者的书,都要能代表他自己,让读者看到他成为知名学者的跋涉过程。

应该说,每本“自选集”收录的文章经过作者和有关同志及出版社的共同反复筛选,都达到了预定的要求,所以它们的出版,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。也正因为它们具备了上面的特点,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语言学,研究上述著名学者时,“自选集”就成为不可不先读的重要著作。特别是每本书后附的“跋”和“作者简介”

更是难得的资料。在“跋”中作者自述了学术成长的过程和经验教训,在“简介”中全面地评价了作者的成就以及他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!我们可以说,研究中国语言学时,读这套丛书,可以“用少的时间,获取多的知识”。所以广大读者认为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为语言界做了一件好事!原有计划分批出版此类著作,因为我国著名的中年语言学家还有不少,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,就将不会有太多的遗珠之憾!但由于各种原因,原计划未能实现,只好留给后来者去完成了。

因工作关系,我们在吕先生手下,为《自选集》出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。语言学界人才辈出。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语言学著作问世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9年4月

目 录

上古音“晓匣”归“见溪群”说	(1)
论《广韵》音系的三等韵	(21)
重组研究	(46)
论《中原音韵》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	(99)
关于《中原音韵》音系的基础	
和“入派三声”的性质	(134)
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	(150)
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	(168)
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	(182)
论“等”的起源和发展	(207)
论内外转	(230)
互体字简论	(243)
“软”字考述	(256)
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	(266)
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	(296)
跋	(310)
作者简介	(313)

上古音“晓匣”归“见溪群”说

上古音晓匣两纽(下称晓系)读归见溪群纽(下称见系)。也就是说,在魏晋以前,后代(如《切韵》时代)属晓匣纽的字并不念为[x][ɣ](或[h]、[ɦ])的音,而是念成[k][kʼ][g]的音,与见溪群纽没有区别。晓系字念为[x]和[ɣ],是魏晋以后的变化;后代念[x]、[ɣ]的晓匣纽字是从上古的见溪群纽字分化出来的。

这个判断,可以分两步来论证。我们首先证明上古音晓系和见系原是合而不分;然后证明上古音晓系也跟见系一样念为[k]、[kʼ]、[g],魏晋以后才由塞音的[k]、[kʼ]、[g]变为擦音的[x]和[ɣ]。

一、上古音见系和晓系不分

上古音见、晓两系合而不分,可以从下述八个方面得到证明。

第一、由谐声系统可证

在汉字的谐声系统中,今音念晓系的字,大部分从见系的声旁得声;反之,今音念见系的字,也多从晓系的声旁得声。案形声字造字的原则,声旁相同者,基本上声母也相同。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说:“一声可谐万字,万字而必同部。”蒋善国《汉字的组成和性质》说:“形声字里面的声符,一定跟它所组成的形声字同声”(第70页)。曹伯韩《中国文字的演变》也说:“在古代,凡是同一个声旁的字,读音是相同的,但到后来就变动了”(第62

页)。我们看后代念晓系和见系的字，其声旁大量地混用，可见古音这两系声母必合而为一，才有这种现象。只是由于后代语音发展变化了，才分出不同的声母来。下面是见、晓两系声旁混用的例子（括号内是《广韵》的反切；下文凡引用《广韵》的反切表明读音的，不再注明《广韵》字样）：

工（古红切）——江红虹江𣎵𣎵𣎵𣎵𣎵（户工切）缸（下江切）汞（胡孔切）项（胡讲切）。

干（古寒切）——邗、𦵏、汗（胡安切）、旱（胡笥切）。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（侯汗切）、𦵏（下晏切）。

间（古苋切）——姁、桐、𣎵、𣎵、𣎵（户间切）、𣎵、𣎵、𣎵（下赧切）。

军（举云切）——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户昆切）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胡本切）、𣎵（户关切）。

气（去既切）——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许既切）。

共（渠用切）——洪、𣎵、𣎵、𣎵（户公切）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胡贡切）、𣎵、𣎵（胡绛切）。

※

※

※

后（胡口切）——垢、诟、𣎵（古厚切）、𣎵（古侯切）、𣎵（苦后切）。

亥（胡改切）——该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古哀切）、𣎵（古谐切）、𣎵、𣎵、𣎵（苦哀切）、𣎵、𣎵（苦戒切）。

咸（胡纔切）——𣎵、𣎵、𣎵（古咸切）、𣎵（古禪切）、𣎵（古斩切）、𣎵（丘廉切）、𣎵（苦咸切）、𣎵（苦感切）𣎵、𣎵（苦洽切）。

𣎵（胡沃切）——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古岳切）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（苦角

切)。

第二、由形声字声旁的变换可证

形声字是由声旁与形旁构合而成的。形声字的声旁可与另一同音的声旁相替换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说：“古字不拘偏旁，多借同声用之”。因此某些形声字常兼有数体，如糧之与粮、忼之与慷、倣之与仿、蠃之与蜎等。这些异体字的产生实际上也是古今音演变的结果。蒋善国说：“有些异体形声字是因方音或古今音有了变迁，为了结合方音或今音新造的”。又说：“古今音变的现象，在异体形声字里面，特别突出”^①。因此，从这些异体形声字中，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到这些不同声旁原来读音的一致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们所代表的语音古今发展变化的痕迹。

形声字中从见系声旁得声的字，常有从晓系声旁得声的字与之成为或体，即古时见系声旁与晓系声旁常可互换。这证明古代见、晓两系必定同音，其中一系是后代从另一系分化而来的。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说：“凡一字异体者即可征合韵之条理”，这句话也可以施之于声母。即可谓：凡一字异体者则可征同声之条理。

觥同觥（古横切） 鞋同鞬（户佳切）

粘同糊（户吴切） 绩同绘（胡对切）

駮同駮（侯楷切） 瑰同瓌（古回切）

——上例见《说文》

稭同秆（古旱切） 垢同均（古偶切）

𠂔同𠂔（古鏤切） 拊同拊（渠鳩切）

穰同穰（居蘖切） 柯同𣎵（何个切）

糲同糲（丘远切） 𩚑同𩚑（户吾切）

——上例见《玉篇》

第三、由汉字假借可证

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曰：“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”。蒋善国解释说：“本无其字，谓形也；依声，谓音也；托事，谓义也。假借之正例，始于有其音而无其字，因借他字之形以当此语之用，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；其义则托以所借之事”^②。“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”，这也就是段氏在《六书音均表》中所说的：“假借以音为主，同音相代也”。这种假借字，在其初借时，读音是相同的，后来由于语音发展变化了，由一音生出多音来，训甲义者读甲音，训乙义者读乙音，遂有同一字形而音义不同的现象。今音中，见系（或晓系）声母的字，其假借字多演为晓系（或见系）声母，成为见、晓两读。这种情况又可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的合一，其中一系是从另一系分化出来的。

会 （甲）会稽（地名），古外切；（乙）会合，黄外切。

见 （甲）视也，古电切； （乙）露也，胡甸切。

降 （甲）下也，古巷切； （乙）降服，下江切。

校 （甲）检也，古孝切； （乙）校尉，胡教切。

——上例见《广韵》

糠 （甲）米多水，坚嫌切； （乙）稻不粘，胡谗切。

绘 （甲）五采束髮，古外切； （乙）五采绣，胡对切。

罨 （甲）博局方目，古卖切； （乙）阻碍，胡卦切。

趲 （甲）走貌，姑黄切； （乙）作力貌，胡光切。

臙 （甲）大腹，姑黄切； （乙）病睡，胡光切。

夸 （甲）大也，枯瓜切； （乙）美貌，胡于切。

姁 （甲）美女，丘庚切； （乙）女性急戾，寒刚切。

蠪 （甲）黄甲小虫，逵员切； （乙）大鳖，呼玩切。

——上例见《集韵》

第四、由古书通假可证

古书中同音的字往往可以通假。可通假之字必同音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说：“前儒或用假借字为音，更令学者疑昧。”黄承吉《义府·后序》说：“凡古书之用为通假者，皆同声也。”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也说：“凡假借必同部同音。”蒋善国《中国文字的原始及其构造》也指出：“凡同声之字，古人皆可通用也。”今读为见、晓系的字，古书中常可互借。这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合一，两者读为同音。下面引举一些例子来看。

假 古疋切，古可借为遐（胡加切）字。例：扬子《法言》：“假言周于天地，赞于神明。”

盖 古太切，古可借为盍（胡腊切）字。例：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？”

侠 胡颊切，古可借为夹（古洽切）字。例：《仪礼·士葬礼》：“妇人侠床东西。”又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》注：“今时钟乳侠鼓与舞。”

红 胡工切，古可借为功（古红切）字。例：《史记·文帝本纪》：“服大红十五日，小红十四日。”注：“服虔曰：当言大功小功。”

苛 空歌切，古可借为呵（虎何切）字。例：郑康成《说礼》：“司关掌苛察奸人。”又《前汉书·王莽传》：“大司空士夜过奉亭，亭长苛之。”

谦 苦兼切，古可借为嫌（户兼切）字。例：《荀子·仲尼篇》：“信而不处谦。”注曰：“言得信于上，不处嫌疑，使人疑其作威福也。”

俭 巨险切，古可借为险（虚检切）字。例：《荀子·富国篇》：“下疑俗俭。”注：“俭读为险。”

共 渠用切，古可借为向（许亮切）字。例：《论语》：“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
第五、由经籍异文可证

同一名称在不同的经籍中常有不同的写法。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互用同音字造成的。由经籍的异文也可证知古音晓系与见系的合一。

匈奴又作恭奴 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作匈奴；
《汉书·匈奴传》作恭奴；《释迦方志》卷上作凶奴；
《大唐求法高僧传》作兕奴。是可证古匈、凶、兕
（许容切）与恭（九容切）同音。

浑邪又作昆邪 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：“故浑邪地空无人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则作昆邪；
《前汉书》作混邪。可见古混、浑（胡本切）与昆
（古浑切）同音。

庖犧又作虑亏 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：“太皞庖犧氏风姓，代燧人氏继天而王。”案庖犧（伏羲）又作虑亏。周伯琦《六书正讹》曰：“虑亏，古圣人名，别作伏羲。”查犧、羲字许羈切，亏字去为切，一属晓系字，一属见系字，古读为同音。

女娲又作女希 娲字《说文》谓“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，从女𠂔声。”《歌麻古韵考》曰：“按女娲亦号女希。”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：“女娲氏（亦风姓蛇身人首）有神圣（之德），代虑犧氏立，号（曰）女希氏”（括号内为原文漏引之字）。娲，古蛙切，希，香衣切。

和氏璧又作𠂔氏璧 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

传》：“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”。和氏璧《淮南子·说山川》作“吕氏之璧”。和，户伐切，吕，苦绢切。

蟹又作解 《吕览·恃君篇》：“大解陵鱼大人所居”，“大解”《山海经》作“大蟹”。解，佳买切，蟹，胡买切。

茄又作荷 《诗经·陈风》：“有蒲与荷”，郑笺：“夫渠之茎曰荷”；樊光注《尔雅》时引《诗经》作“有蒲与茄”。又《前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衿芰茄之绿衣兮”，师古注曰：“茄古荷字”，是荷、茄二字通同，经典中可互用。茄，求迦切，荷，胡可切。

嘉又作喜係僊贺 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元鸟敢诒女何喜”，《后汉书·礼乐志》引作“何嘉”。又《史记·孝景本纪》：“封故相国何孙係为武陵侯”，索隐：“《汉书》亦作係，邹诞生本作僊”，查《汉书·萧何传》则作“孙嘉”。又《仪礼·觐礼》古文“余一人嘉之”，今文嘉作贺。是嘉可通喜、係、僊、贺等。前者为见系字，后者为晓系字。

贤又作𡗗坚 𡗗为贤字之古文。《说文》曰：“𡗗，坚也，从又臣声；又𡗗之属皆从𡗗，读若铿鏖之铿，古文以为贤字。”案贤字户田切，𡗗字作苦闲切或丘寒、丘耕切。贤字与𡗗字在古籍或碑文中多互用。贤字汉《校官碑》及《国三老袁良碑》俱作𡗗（《校官碑》：“亲𡗗宝智”；《袁良碑》：“优𡗗之宠”）；今文《盘庚》则作贤。案贤字又与坚、𡗗二字互用。坚同𡗗，《广韵》作古贤切。《字汇》：“《春秋·成公

四年》：郑伯缙卒。今文作坚。”《公羊传》亦作郑伯坚，《谷梁传》则作贤字。是可见古贤、缙、坚通同，即见、晓两系声字可互用。

第六、由汉字又音可证

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这种情况反映在语音上就有古今音的差异，方言殊语的不同。汉字的又音正是这种差异的表现。撇开方言的差异不说，单就古今音的发展而论，这种又音是由一音派生出来的。音与音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故由汉字的又音可以考见语音发展递变的状况。

念见系（或晓系）声母的字，若有又音，其又音除读为本系声母外，多不出晓系（或见系）声母。这种现象又可证明古音见、晓两系合一，只是后来语音发展变化了，才分出另一系声母，而在字音上保留两读（或多读），造成一字之内古今音并存的局面。例如（下列义同音不同）：

炕 呼郎反又口浪反	亏 祛危反又许宜反
𦉳 苦角反又户角反	𦉳 古没反又胡忽反
𦉳 虚交反又音交	𦉳 音歆又音钦

——上例见郭璞《尔雅音》

𦉳 古活切又户活切	𦉳 古外切又胡外切
解 居买切又谐买切	𦉳 古来切又胡来切
𦉳 古咸切又胡𦉳切	𦉳 公嫌切又胡兼切
𦉳 古含切又胡甘切	𦉳 古郎切又户唐切
𦉳 古活切又胡括切	𦉳 古研切又胡坚切
𦉳 公患切又胡慢切	𦉳 古痕切又胡昆切
𦉳 古桓切又胡官切	𦉳 公回切又胡罪切
𦉳 口幺切又火幺切	𦉳 丘言切又虚言切